

百 科 小 叢 書

絕 句 論

洪 爲 法 著

王 雲 五 主 編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書叢小科百

論 句 絕

著法爲洪

編主五雲王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初版

(二七〇三)

百科學絕句論一冊

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者 洪 爲 法

主編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序

用科學的新方法，整理中國的舊學術，此是最近十數年來的事。試一覽坊間所出版的書籍，如某某史某某文或某某人的研究一類，層出不窮，竟如雨後春筍，這未嘗不是近來學術界一種極可樂觀的現象。但是也要分別以觀，儘管甲乙丙丁四人，同用一種分析，同用一種綜合，而材料的蒐集與排比，論證的根據與貫串，卻是精疏深淺，各各不同。

我的愚見，竊以爲要研究中國古籍，採取科學方法，當然是固定不可移易的要件；但是除用客觀的歸納法外，其關係到主觀方面的，仍然要具有次列三項：

- 一、極精明的辨別識力；
- 二、極縝密的剪裁技能；
- 三、極慎重的論斷態度。

否則材料取舍既不精，次序排列又不妥，證據檢具更不真確

△此外，而敗絮其

中」耳。著作之事，豈易言哉！

洪式良先生湛深國學，於中國文學史方面，研究尤精，頃以所近著之『絕句論』見示，並屬爲序數言於其端。受而讀之，既終篇，大歎服。蓋真能用科學方法，而且真能合於上述三項條件者，誠近代不可多得之著作也！

其認爲尤精美者，是『溯源』與『特質』兩章，蒐集各家學說，一考量其價值，最虛心，亦最公道；討論各種因果，一詳析其本原，最通達，亦最精確。迨至折衷羣言，斷以己見，於是勢若冰釋，理如的破，無論何人讀之，皆覺愜理而壓心。嗚呼！此豈尋常貌託科學方法者，所可望其項背？

至於『製作』一章，啟示初學，要言不繁，具見剪裁工夫，固不待言；而『品藻』上下兩章，就唐宋兩代，各取四人，以爲代表，亦是具有特殊見地。

惟愚見所及，以爲清代絕句作家，亦未嘗無特殊人物，如王漁洋之風神獨絕，趙甌北之奇趣蒼生，似乎在南宋以後，也是能獨闢蹊徑者。我非有意爲王趙二氏爭座位也，但因偶然想到，聊將

一得之愚貢獻作參考耳；不識洪先生之意以爲何如？

民國二十三年一月

江恆源序於海上寓廬之補學齋

目次

導言.....	一
---------	---

第一章 溯源.....	三二
-------------	----

絕句起源之兩說——絕句起源於律詩說——絕句起源於樂府說——兩說的批評——多元的解釋——民歌的影響——音樂的影響——聲律的影響——

帝王的提倡

第二章 特質.....	三三
-------------	----

一個界說——最經濟的解釋——最精采的解釋——和古詩律詩不同之點——含蓄——古人併絕句入律詩之別解

第三章 製作.....	三四
-------------	----

所謂起承轉合——所謂第三句用力——渾成和貫通——章法別論——關於起句——關於結句——句法餘論

第四章 品藻(上)

四七

絕句的由唐而宋——唐宋絕句的分野——唐絕句作家一王維——唐絕句作家二李白——唐絕句作家三王昌齡——唐絕句作家四李益——餘論

第五章 品藻(下)

七四

宋絕句作家一王安石——宋絕句作家二蘇軾——宋絕句作家三黃庭堅——宋絕句作家四陸游——餘論

絕句論

導言

詩歌是總名，有古體詩，近體詩，而近體詩中又有律詩絕句之分。王世貞說：『詩有常體，工自體中。樂、選、律、絕，句字夔殊，聲韻各協，下迨填詞小技，尤爲謹嚴。』（藝苑卮言卷一）這是說詩歌中各體都有其獨特性的。我們研究中國詩歌的人，如不能分辨出各體的獨特性來，必不能深切的了解中國詩歌之真價值。

說到近體詩中的絕句，習俗之見，以爲和律詩相類，所謂『絕之爲言截也，卽律詩而截之也』，（文體明辨中語），實則絕句斷不是律詩，從他發展的過程上講，以及製作的方法上講，他是另外一種詩體，他有他的特性。

絕句之製作，極不易工。司空圖說：『絕句之作，本於詣極。此外千變萬狀，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；豈容易哉？』（司空表聖文集卷二）沈括說：『小律詩（按：唐人謂絕句爲小律詩。）雖末技，工之不造微，不足以名家。故唐人皆盡一生之業爲之。至於字字皆鍊，得之甚難，但患觀者滅裂，則不見其工。故不唯爲之爲難，知音亦鮮。』（夢溪筆談卷十四）王世貞說：『絕句固自難，五言尤甚。離首卽尾，離尾卽首，而要腹亦自不可少。妙在愈小而大，愈促而緩，吾嘗讀維摩經得此法。一丈室中，置恆河沙諸天寶座，丈室不增，諸天不滅。又一剎那定作六十小劫。須如此乃得。』（藝苑卮言卷一）這都是很知道絕句中間的甘苦的。

絕句興盛於唐，開展於宋。自宋以後，習絕句者，不宗唐，卽宗宋，吾人討論絕句，自當以唐宋爲準的。然而唐宋詩人中以絕句成名者亦不多，可是寫絕句斷非容易的事。因本平日一己研究絕句之所得，成絕句論凡五章，以供研究中國詩歌者之參考。

第一章 溯源

絕句起源之兩說

從來論絕句起源的不外兩說：一說絕句導源於樂府，一說絕句導源

於律詩。各是其所是，各非其所非。

絕句起源於律詩說

文體明辨上說：『唐初穩順聲勢，定爲絕句。絕之爲言截也，卽律詩

而截之也。故凡後兩句對者，是截前四句；前二句對者，是截後四句；全篇皆對者，是截中四句；皆不對者，是截首尾四句。故唐人絕句，皆稱律詩。觀李漢編昌黎集，絕句皆入律詩，蓋可見矣。』這便是說絕句是從律詩發生出來的。就是先有律詩，而後從律詩中分化出一種新體，便是絕句。由上面的說法申論，自然會承認五絕導源於五律，七絕導源於七律。這在唐人絕句中，確實是隨處都可找到例子。所以施輔華《峴嶁說詩》上說：『五言絕句，截五言律之半也。如「移舟泊烟渚，日暮客愁新；野曠天低樹，江清月近人。」是也。有截後四句者，如「功蓋三分國，名成八陣圖；江流石不轉，遺

恨失吞吳。」是也。有截中四句者，如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；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」是也。有截前後四句者，如「山中相送罷，日暮掩柴扉；春草年年綠，王孫歸不歸。」是也。七絕亦然。『七絕中如『營州少年厭原野，狐裘蒙茸獵城下；虜酒千鍾不醉人，胡兒十歲能騎馬。』（高適營州歌）可說是截七律前四句的。又如『回樂峯前沙似雪，受降城外月似霜；不知何處吹蘆管，一夜征人盡望鄉。』（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笛）可說是截七律後四句的。又如『歲歲金河復玉關，朝朝馬策與刀環；三春白雪歸青塚，萬里黃河遶黑山。』（柳中庸征人怨）可說是截七律中間四句的。至於通首四句不對，如截七律首尾四句的，則更觸目皆是。『傷心欲問前朝事，惟見江流去不回；日暮東風春草綠，鷓鴣飛上越王台。』（竇鞏南遊感興）信手拈來，都可作例子用。

以上都是就字句的組合上說的，若照音律的組合上說，也正左右逢源。不論五言絕句或是七言絕句，其音律的組合，如所謂平仄聲，都像是從律詩截取來的。我們若將律詩平仄的排列共有幾種，一齊寫下，凡截取四句後能得到一種新的平仄排列法的，在絕句中無不有這種格式。這種組合，既極自然，又極平常，自然會使人更相信「絕之爲言截也，卽律詩而截之也」的說法。

在峴傭說詩上又說：『學詩須從五律起，進之可爲五古，充之可爲七律，截之可爲五絕，充而截之，可爲七絕。』這簡直認律詩是萬能，絕句的放大便可爲律詩，律詩的裁減便可爲絕句。這種說法，則所謂『絕之爲言截也，卽律詩而截之也，』不但是在字句和音律的組合上，並且連『詩意』也包括在內了。

絕句起源於樂府說。

除了絕句起源於律詩一說外，便是絕句起源於樂府說最占勢力。

趙翼說：『楊伯謙云：五言絕句，唐初變六朝子夜體也。七言絕句，初唐尙少，中唐漸甚。然梁簡文帝望單雁一首，已是七絕云云。今按：南史宋晉熙王昶奔魏，在道慷慨爲斷句詩曰：「白雲滿鄆來，黃塵半天起；關山四面絕，故鄉幾千里。」（著者按：此詩見南史卷十四）梁元帝降魏，在幽逼時製詩四絕。其一曰：南風且絕唱，西陵最可悲；今日還蒿里，終非封禪時。（著者按：此詩見南史卷八。此爲第一首。第二首爲『人生逢百六，天道異貞恆；何言異螻蟻，一旦損鵲鵬。』第三首爲『松風侵曉哀，霜霧當夜來；寂寥千載後，誰畏軒轅台。』第四首爲『夜長無歲月，安知秋與春；原陵五樹杏，空得動耕人。』又同卷簡文帝本記末云：簡文帝『爲文數百篇，崩後，王偉觀之，惡其辭切，卽使刮去』

有隨偉入者，誦其連珠三首，詩四篇，絕句五篇，文並悽愴云。『日斷句，日絕句，則宋梁時已稱絕句也。』柳惲和梁武景陽樓篇云，「太液滄波起，長楊高樹秋；翠華承漢遠，雕輦逐風流。」陳文帝時陳寶應起兵，沙門慧標作詩送之曰，「送馬猶臨水，離旗稍引風；好看今夜月，當照紫薇宮。」（著者按：此詩見南史卷十九虞寄傳。）隋煬帝宮中侯夫人詩，「飲泣不成淚，悲來翻強歌；庭花方爛熳，無計奈春何。」蕭子雲玉筍山詩，「千載雲霞一徑通，煖烟遲日鎖溶溶；馬蹄春盡桃花坼，獨步溪頭探碧茸。」虞世南袁室兒詩，「學畫鴉兒半未成，垂肩大袖太憨生；緣慙卻得君王寵，長把花枝傍輦行。」其時尙未有律詩，而音節和諧已若此，豈非五七絕之濫觴乎？（陔餘叢考卷二十三）胡應麟詩數上說：『五七言絕句，蓋五言短古七言短歌之變也。五言短古，雜見漢魏詩中，不可勝數，唐人絕體實所從來。七言短歌，始於垓下，梁陳以降，作者益然。第四句之中，二韻互叶，轉換既迫，音調未舒。至唐諸子，一變而律呂鏗鏘，句格穩順，語半於近體，而意味深此過之，節促於歌行，而詠嘆悠永倍之，遂爲百代不易之體。』田雯古歡堂集卷二論七言絕句說：『七言絕句，起自古樂府，盛唐遂踞其巔。』如趙翼所說，則五七言絕句實都出於南北朝樂府，如胡應麟田雯所說，則五七言

絕句仍是出於樂府，不過淵源更遠，提前到漢魏去了。但無論如何，他們是不同意於絕句出於律詩的說法，而是造成另一種說法，就是絕句起源於樂府。

兩說的批評

以上兩種絕句起源說，我們認爲都不能令人滿足。如第一說，絕句起源於律詩，彷彿絕句之爲物，是律詩的兒子。不論字句的組合上，音律的組合上，連命意方面也都是從律詩剪裁而得，所謂具體而微。然而詩數上卻說：『絕句之義，迄無定說。謂截近體首尾或中二聯者，恐不足信。』這種懷疑，是應該發生的。誠然，在字句的組合上，音律的組合上，和律詩絕似，然而在律詩發生前卻已有了絕句。四庫提要上說：『漢人已有絕句，在律詩之前，非先有律詩截爲絕句。』（卷一百九十六師友詩傳錄題要條下）王夫之薑齋詩話上說：『五言絕句，自五言古詩來，七言絕句，自歌行來。此二體本在律詩之前，律詩從此出，演令充暢耳。有云絕句者，截取律詩一半，或絕前四句，或絕後四句，或絕首尾各二句，或絕中兩聯，審爾斷頭別足，爲刑人而已。不知誰作此說，戕人生理。』（卷下）這些批評，不但推翻了『絕之爲言截也，卽律詩而截之也』之說，並且將律詩與絕句的關係，剛剛給他翻了一個身。昔者律詩爲父，絕句爲子，今則絕句爲父，律詩爲子了。

自然，以律詩屬於絕句之下，變爲絕句的後代，我們覺得意有未安，可是必認絕句爲律詩的後代，同樣的也使我们意有未安。

並且從文學原理上說，每一種文學作品，無論在形式上或是內容上，總應有其獨立性。假如說律詩截之可爲絕句，也可說長篇小說截之可爲短篇小說；這能講得通嗎？若再反轉來說，則亦可說絕句補長便爲律詩，短篇小說補長便爲長篇小說，這不但講不通，且可令人捧腹了。近人鄭振鐸的中國文學史第二十四章律詩的起來上說：『五言的律詩，是最先成立的。接着七言的律詩也成立爲當時最重要的文體之一了，接着別一種的新詩體，即所謂「五絕」「七絕」者也發生了，接着聯合了若干韻的律詩而成爲一篇的長詩，即所謂「排律」者的風氣也出現了。』這顯然的承認絕句是從律詩裏產生出來的。又批評胡應麟的話說：『胡氏的話，對於絕句已盡讚頌之極致。但他又頗以截近體首尾或中二聯以成絕句爲非。此則緣昧於詩體的自然演進的定律，故有異論耳。沈宋之前，固有類乎絕句之物，惟「絕句」之成爲一個新體之物，且有定格，則爲創始於沈宋時代。未可以偶然的「自古有之」的幾個篇章，便推翻了演進的定律。』這又顯然

的承認『絕之爲言截也，卽律詩而截之也的說法。』但又說：『絕詩的起來，與律詩的產生有不可分離的關係。漢魏古詩，六朝樂府中，五言的短詩爲最多，類皆像王台卿所作的陌上桑：「令月開和景，處處動春心；挂筐須葉滿，息捲重枝陰」般的以四句五言成篇。『律詩』約句準篇，『每篇句類有定，不合寫作這一類短詩之用。於是律詩作者們同時便別創所謂「絕」詩的一體。這維持了短詩的運命，且成爲我們詩體中常是最有精彩的一部份的傑作。』絕句既是別創的新體，何以又說是從律詩裏產生出來的，並且承認絕句是截取律詩四句而成的，這似未能自圓其說。從鄭氏各話中看，我們也只能承認律詩與絕句不過是兄弟的關係，而非父子的關係，未足爲「絕句起源於律詩說」來張目。反對此說者，也正不必是『昧於詩體的自然演進的定律。』

現在再談第二種絕句起源於樂府說。玉台新詠卷十，開卷便是古絕句四首，又有吳均雜絕句四首，梁簡文絕句賜麗人一首，劉孝威和定襄八絕初筭一首，江伯瑤和定襄侯八絕楚越衫一首，這都是以絕句稱的。而在這一卷中所著錄的，都是五言四句。這顯然的告訴我們，五言四句，從晉一直到南北朝以來，已在文壇上佔有有力的地位。而子夜歌、讀曲歌、華山畿等都是三四句句